

# 荆公論議

王安石 撰

# 張子正蒙

張載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 諸子百家叢書



B 244

1

82767

VF 62/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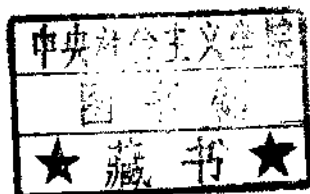
諸子百家叢書

張子正蒙  
荆公論議

張載撰

王安石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滬新登字109號

諸子百家叢書

荆公論議

王安石撰

張子正蒙

張載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福金二路272號)

女平書在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850×1156 1/32 印張5.375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數：0001—4000

ISBN 7-5325-1150-2

B·169 定價：2.50 元

## 出版說明

《諸子百家叢書》已出版兩輯，現第三輯續推出二十九種，即：《道德真經》、《南華真經》、《太平經》（以上為明《正統道藏》本）、《易緯》、《尚書緯》、《詩緯》、《禮緯》、《樂緯》、《春秋緯》、《論語緯》、《孝經緯》、《河圖》、《雒書》（以上為一九三四年江都朱氏補刊《黃氏逸書考》本）、《顏氏家訓》（雙鑑樓藏明刊本）、《家範》（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荊公論議》（明刊本）、《太極圖說》、《通書》（以上為四庫本）、《觀物篇》（道藏本）、《張子正蒙》（一九三三年上海太平洋書店重校刊本）、《二程遺書》、《二程外書》、《朱子性理語類》、《朱子四書語類》、《朱子七經語類》、《朱子諸子語類》（以上為四庫本）、《象山語錄》（明刊本）、《習學記言》（四庫本）、《陽明傳習錄》（明隆慶本）。為了便於閱讀，每書正文特加斷句，並編有詳細新目錄置於卷首，以便查檢。共分十五冊，影印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七月

# 荆公論議

荆公論議第一卷

論議

郊宗議

答聖問廣歌事

看詳雜議

詳定十二事議

郊宗議

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二者皆配天也或於郊之圓丘或於國之明堂或以冬之日至或以季秋之月或以祖或以禘或曰配天或曰配上帝其義何也對曰天道升降於四時其降也與人道交其升也與人道辨冬日上天與人道辨之時也先王於是乎以天道事之秋則猶未辨乎人也先王於是乎以人道事之以天道事之則宜遠人宜以自然故於郊於圓丘以人道事之則宜近人宜以人爲故於國於明堂始而生之者天道也成而終之者人道也冬之日至始而生之之時也季秋之月成而終之之時也故以天道事之則以冬之日至以人道事之則以季秋之月遠而尊者天道也進而親者人道也祖禘而尊故以天道事之則配以祖禘而親故以人道事之則配以禘郊天祀之大者也偏於天之靈神故曰以配天明堂則弗偏也故曰以配上帝而已夫天與人異道也天神以人事之何也曰所謂天者果異於人邪所謂人者果異於天邪故先王

之於人鬼也或以天道事之蕭合稷黍與陽達於嗇星者以天道事之也嗚呼天人之不相異非知神之所爲其孰能異於此此禮也尚矣孔子何以獨稱周公曰配天者以得天爲感天自民視聽者也所謂得天得民而已矣自生民以來能繼父之志能述父之事而得四海之驩心以事其父未有盛於周公者也

答聖問廣歌事

臣聞教有典秩有禮命有德討有罪皆天命也人君能勑正則治不能勑正則亂所以勑之不可以無其爲一也然爲於可爲之時則治爲於不可爲之時則亂故人君不可以不知時時有難易事有大細爲難當於其易爲大當於其細幾者事細而易爲之時也故人君不可以不知幾帝肅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此之謂也人君雖知此然賢臣不心悅而服從則不能興事造業而熙百工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此之謂也夫欲股肱之喜蓋有其道矣蓋人君率其臣作而興事在明乎善而已明乎善在所爲法以示人者當所爲法以示人者當乃股肱之所以喜也股肱喜而事功成而人能慶者以不怠廢此又股肱之所以喜也爲是者在欽而已矣卑陶舞手稽首慶言曰念當率作與事慎乃憲欽哉是省乃成欽哉此之謂也蓋憲者爲法以示人之謂也所爲法以示人者當率法慎爲能然欽慎而不明

乎者亦何能濟故人君者以明乎善為難苟明乎善矣則人臣孰敢為不善人臣無敢為不善事其有不治者乎乃廢載敬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之謂也人君不務近其人論先王之道以自明而苟欲以耳目所見聞總天下萬事而斷之以私智則人臣皆將歸事於其君而不任其責淫辭邪說並至而人君聽斷不知所出此事之所墮也又歌曰元首喪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之謂也然則人君欲股肱良而庶事康不在乎他在明乎善而已明乎善不可以責諸人也伏惟天錫陛下以堯舜之枕自泰漢以來欲治之主固未有能勞勩者然百工未熙庶事未康者殆所謂近其人論先王之道以自明者尚有所缺而非可以他求也臣昨日蒙德音諭及尚書虞歌之事而愚懷倉卒言不及究故敢復具所聞以獻伏惟聖心加察幸甚

看詳雜議

臣今月二日至中書省公亮傳聖旨以雜議一卷付臣看詳臣謹具條奏如後

議曰官有定貢則進趨雖多不能為進宜定臺省監寺之員須有闕然後用

臣某曰今之臺省監寺之官雖名曰職事官而實非前代之所謂職事官而與前代刺史等所帶檢校官無以異前代檢校官之類亦不能定貢待有闕然後擬前代所謂職事官即今所謂差遣是也今之差遣

固已有定貢須有闕然後用人矣若欲令今所謂職事官亦有定貢則今職事官以差遣貢散校之幾至兩倍而有功有考實陞者又未有以禦之欲有定貢所謂可言而不可行者也

議曰內外之官正其名稱出則正刺史縣令之名入則還臺省之名

臣某曰前代有勳官有散官有檢校官有職事官勳官散官當其有舉則皆得議請減而應免官則又可以當官而檢校官與今行守之官無異故朝廷與齊皆足以為人榮辱利害今散官勳官檢校官既不足以為人榮辱利害為人榮辱利害者唯有職事官與差遣而已今若令內外官正其名稱出則正刺史縣令之名入則還臺省之名則是丞郎知州謂之刺史京朝官知州亦謂之刺史不知職事官之貴賤何以別乎又其秩秩位不知當復如何若同之則理不可行若不同則與未名之時又何以異臣以為今州郡長吏謂之知州非不正名所領職事官乃與前代刺史等帶檢校官無異何傷於正名而欲改之乎且漢以丞相史刺察州郡謂之刺史今欲名州郡長吏為刺史則何得謂之正名

議曰罷官而止

臣某曰文王治岐仕者世祿武王克商庶士倍得蓋人主於士大夫能饒之以財然後可責之以廉職方今士大夫所以鮮廉潔其原亦多出於祿賜不足

又以官多貢少之故大抵罷官數年而後復得一官若罷官而止俸恐士大夫愈困窮而無廉耻士大夫無廉耻人主所當憂且邦財費之太厚乃不在此議者但知引職唐事乃不知唐時官人俸厚故罷爲前案未至困乏今官人俸薄則與唐時事不得同且不齊於與人以官而欲客於與官以得非計之得也

議曰以釐務實日併爲三年以叙磨勘之法以符考績之義

臣某曰今欲以釐務實日併爲三年以叙磨勘之法竊以爲不釐務者非人情之所欲也釐務者非人情之所苦也今等之無功而釐務則計日得遷等之無事而不釐務則不得計日而遷恐未足以符考績之義而適足以致不均之怨也且黜陟之法務在沮勸舉功不知立法如此有何沮勸

議曰置兵部審官院

臣某曰崇班以上置兵部審官院此恐可議而行然崇班以上差遣盡付之兵部則不可行當約文字之法相度所任輕重緩急有付之審官者有屬之樞密者至於磨勘則官視磨勘以下皆付之兵部審官可也

議曰置兵部流內銓以代三班及置南曹

臣某曰三班院無以異於兵部流內銓何必以代三班乎今三班自無閑事而又增置南曹則非省官之

議

議曰廢江淮荆浙發運使

臣某曰江淮荆浙發運使官廢矣未幾復置者以不可廢故也蓋發運使廢則其本司職事必令淮南轉運使領之淮南轉運使總州軍已多地里已遠而發運司據六路之會以應接轉輸及他制置事亦不以但以南南轉運使領發運則發運一司事多壅滯此蓋其所以廢而復置也臣比見許元爲發運使賂諸路有歲獻米貴則令輸錢以當年額而爲之就米賤路分糴之以足年額諸路年額易辦而發運司所收錢米常以有餘或以其餘借助諸路關乏其所制置利便多如此要在揀擇能吏以爲發運而已廢之不爲便也

議曰廢都水監

臣某曰都水監亦恐不可廢今議者以謂比三司判官主領之時事日廢舉天下之役其半在於河渠隄埝故欲廢之此臣之所未喻也朝廷以爲天下水利領於三司則三司事益不得專意而河渠隄埝之類有當經治而力不暇給故別置都水監此所謂修廢官也官修則事舉事舉則雖煩何傷財費則利興利興則雖費何害且所謂舉天下之役半在於河渠隄埝者以爲不當役而役之乎以爲當役而役之乎以爲不當役而役之則但當察官吏之不才而不當廢監以爲當役而役之則役雖多足乃因置監

故吏得修其職而無廢事也。何可以廢監乎。且令水土之利患在置官不多而不患其冗也。

議曰：合三部句院。

臣某曰：三部句院臣未知其詳。然恐由近歲三司帳籍鈎考之法大壞而不舉。故三司句院有事簡處。若不然。則此三部句院理不可合。

議曰：提舉百司不當用內制。但用如張師顏者。

臣某曰：提舉百司多用內制。而今患其與三司並行指揮。庫務異同難舉。臣以為唯權均體敵。乃可以相檢制。事有異同。則理有枉直。近在開門之外。則非理皆得上聞。庫務官司亦何嫌於難舉。今若只用如張師顏者一人。與三司未甚細紀細務。則恐與三司權不均體不敵。雖足以細紀細務。而三司措置百司失理。莫能與之抗議。今使內制一人總其權以敵三司。又使如張師顏者一人躬親點檢細事。小既足以究察諸司姦弊。大又足以檢制三司。如此處置。未為失也。若以為費而當省。則提舉百司於內制。但為兼職廢之。何所省乎。

議曰：廢宮觀使副者監。

臣某曰：宮觀置使提舉都監。誠為冗散。然今所置。但為兼職。其有特置。則朝廷禮當尊寵。而不以職事責之者也。廢與置。其為利害亦不多。若議冗費。則宮觀之類。自有可議。非但置使提舉都監為可省也。

議曰：外則并郡縣。

臣某曰：中國受命至今百餘年。無大兵革。生齒之衆。蓋自秦漢以來。莫及。臣所見東南州縣。大抵患在戶口衆而官少。不足以治之。臣嘗奉使河北。疑其所置州縣太多。如雄莫二州。相去僅二十餘里。聞如此者甚衆。其民徭役固多。財力彫弊。恐亦因此。然臣不深知其利害。不敢有言。

議曰：詔執事之臣下。速有司。伴行審官銓選之職。稍稍寬假。使時有簡拔。

臣某曰：今朝廷使監司守倖及知雜以上。各以所知同。專薦舉人材。然而患其所舉不如舉狀。今若令有司行審官銓選之職。時有簡拔。臣恐以一二人之耳目。不足以盡天下之材。而所簡拔不足以塞士大夫之非議。以其所任或不免交私。則於時政徒有所損而已。

議曰：擇判司簿尉三考四考。有兩紙三紙舉狀者。引對給筆札。條為治具。不拘文辭。咸以事對。令官考驗。有理超者。除縣令。三考績效有聞。委提刑轉運上其實狀。除京官。再入兩任知縣。如政績顯白。與減一任。通判。便除知州。

臣某曰：議者以為近世縣令最卑。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不問其人材如何。但非贖犯。則以次而授焉。甚非重民安本之計。臣以為今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皆有三人舉主。乃得為縣令。非同其人材如何。而特以次授也。蓋近歲朝廷舉令之法最善。故近

成縣今亦稍勝於往時。但朝廷詩養之道未純。督察之方未盡。大抵人才難得。非特縣令乏人。今議者欲擇判司簿尉三考。四考有兩紙三紙。與狀者引對。欲除以爲令。則與縣令之法無異。若欲以筆札條對求治民之材。臣恐不必得治材之實。但得能文辭。談說者爾。又以爲績效有聞。則提刑轉運上其實狀。即除京官。若令提刑轉運舉者至於五人。而後與判京官。則得轉京官者少。若但要提刑轉運舉狀。不必五人。而後轉。則如此選權之人。何以知其賢於舉令。而選優異之如此。又以爲兩任知縣。政績頗白。盡減一任通判。便除知州。不知政績如何。而可以謂之顯白。若有殊尤可賞。則朝廷自當選權及有升任指揮。若不足以致選權及升任指揮。則其政績不爲甚異。政績無甚異。而更不用薦陞之法。便減一任通判。與除知州。臣恐入知州者愈完。而所除又未必賢。右臣所聞淺陋。不足以知治體。謹具條奏。并元降雜議封上。取進止。

詳定十二事議

起居舍人司馬光起請舊官九品之外。別分職任。差遣爲十二等。以進退尊卑。十二等之制。宰相第一。兩府第二。兩制以上第三。三司副使知雜御史第四。三司判官轉運使第五。提點刑獄第六。知州第七。通判第八。知縣第九。縣尉第十。令錄第十一。判司簿尉第十二。其餘文武職任差遣。並以此比類爲十二等。若

上等有闕。則於次之中擇才以補之。奉聖旨兩制詳定。聞奏王珪等詳定。司馬光起請難盡施行。外致治之要在任官之久。欲乞知州令滿三年爲一任。通判人緣審官院見今負多闕少。候將來差遣得行。亦別取指揮。知縣人今後初入者。並滿六周年方入通判。仍乞下審官詳定條約。聞奏者。臣愚以謂司馬光十二等之說。王珪等既以爲難行。而珪等所議知州三年爲一任。知縣六年方入通判。亦無補於官人失得之數。朝廷必欲大修法度。竄序人材。則以至誠惻怛求治之心。博延天下論議之士。而與之反復。必有至當之論。可施於當世。凡臣區變更而終無補於事實者。臣愚竊恐皆不足爲。

荆公論議第二卷

論議

易說論

卦名解

河圖洛書義

諫官論

伯夷

易說論

柔與陽伏制得其道則易制者魚也民之象也小人女子之象也貪暴而止乎高者隼也貪竊而動乎陰者鼠也狐疑也不果也牛順而強也不狠也羊前其剛以觸者也鉅物之在下汗而微者也鳥飛而止則困者也雉文明見乎外者也豹文之蔚然者也虎文之炳然者也虎豹剛健君子大人之象也虎之搏物振而後動動而有獲者也鶴潔白以達聲鳴之以時而遠聞者也鴻退以時而有序者也貪飲井之無擇者也獫狁之牙能害其剛而不可犯者也系汙穢也鴈豕之微者也龜有靈德卷見以時而不志於養者也龜人之所持以知吉凶者也龍天類也能見能躍能飛能雲雨而變化不測人不可係而服者也馬地類也能行而係乎人其爲物有常者也尾物之無形者也凡等物也所馮以爲安者也牀安上以止者也輿載其上以行者也輿有運動之材而非車之全也可以爲車之一器者也輿有承載之材而非非車

之全者也輿車輿所以行者也缶圓虛以容而應者也矢直而利乎行者也發攻遠之器也鼎成物之器也鉉所舉鼎而行之者也鼎耳虛中以受鉉者也瓶井之上木者也鼎井水之已出乎上而受之者也臣女所以承實者也心也所以事宗廟社稷之器也樽酒羞貳祭之約也貳簋子之約也幽而能正時者斗也晝夜者陰盛之時也日中者豐之時也日昃者適中當退之時也晝日者明進已盛而未至乎中之時也日中則照天下矣日以明進至晝日其極盛也甲仁屬也庚義屬也月幾望陰盛而不亢也雲陰上也雨陰陽應也霜陰剛之微也堅水陰剛而凝陽也膏陽之澤也血陰之傷也汗出而不反也膚柔物之爲間而易侵者也趾在下而行者也拇在下之微而無能爲者也腹容物者也頤上體之見乎外而無能爲者也鬢下體之無能爲者也身軀已也項首之上者也面是乎外者也體之主也限上下之所同也食上體之接乎物者也須柔而附剛者也陽物之飾也背體之不接乎物而上者也尾後也首先也上也足下也剛之上附者也腓上體之隨而附者也腓下體之隨而附者也腓趾之上股之下而體之隨而附者也垂其踵下也耳所聽也東北止以近陰也西南順以達陰也西南衆也南明也西南坤之地也東北違坤之所也西陰所也東陽所也左上也載者載上也負後也負者下道也乘者上道也載鬼以



陰解山下有陰非陰在前也可往而止焉必蒙者也故為蒙蒙則陰在前者也陰在前則不可以往故為蒙蒙曰見險而能止知矣哉知者反乎蒙者也需亦陰在前也其不為乾健而進也非若長之止也非坎之所能陷也待時而進耳故為需需得位而上下應之小者之畜也小者畜則其畜亦小矣故為小畜以小而畜大非柔之中也柔得位而不中不中而上下應之小畜之道也能止健大者之畜也大者畜則其畜亦大矣故為大畜四陽過二陰而陽得中故為大過大過者大者過也大者過則亦事之大過越也四陰過二陽而陰得中故為小過小過者小者過也小者過則亦事之小過越者耳大有能有大者也大者應之也柔得尊位大有者也同人同乎人者也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者也巽而履乎內故為家人止而履于外故為旅旅少男長女必感山下有風必獲者悅感之名也為天下之蠱者事也故為蠱蠱少男少女少男少女下故為咸咸感者交感之名也長男長女男上女下故為恒恒陰遇陽故為姤陽終決陰故為夬夬柔復剛故為復復權也權者以柔履剛者也剛應順而以動故為豫上下交故為泰不交故為否以剛中為主而下順從故為比順而止故為謙動而說故為隨大者在上故為觀大者壯故為大壯剛浸長以臨柔故為臨臨者大臨小之名故曰臨者大也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故為賁柔變剛為剝剝者消爛之名

也剝窮上而剛反故曰復復者反而得其所之名也天下雷行物應之故為無妄雷之威物之所以應無妄者也剛退故為遯明入地中故為明夷明者傷於暗之名也文王與紂當其象矣以父老之自三以下周象也自四以上殷象也明出地上晉臣進之象卦也明出地上則方晝而未至乎中中則照天下晝則進之盛而不亢乎王者也損上益下主於自損者也故為益損下益上主於自益者也故為損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凡女卦皆受損者也凡男卦皆受益者也損上益下損下益上此之謂也巽乎水而上才故為井以木巽火故為鼎明以動故為豐豐者光明盛大之卦也剛上下而實在其間順中有物之象也順中有物必噬嗑則合矣故為噬嗑噬者有間而通之之卦也上陰下說說以行險故為節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節故為中孚柔亦在內可謂對矣中孚者至誠之卦也无妄則不妄而已一陽陷於二陰故為坎坎者陷也內明水象也一陰麗於二陽故為離離也外明火象也木之為物陷者也火之為物麗者也推此則震巽艮兌可以類知之也上火下澤睽睽者不合之名也二女之卦也火在水上未濟未濟者有濟之道也男女之卦也水上火下男女相遠之卦也故為既濟澤上火下二女不相得之卦也故為革不相得而相違革之所以生也以象行險故為師上剛而下陰險而健故為訟訟上動而下止止而動故為漸

止而動順之道也。上說而下順，故爲萃。上異而下陰，陰而異，故爲渙。渙者，離散之名也。異而免乎陰，則不蹇。不困下難，陰上異而不使，則不訟。故爲渙而巳。困則剛見，撓者也。在難中者，也不可以不動矣。蹇則難在前者，也不可以往而已。故象曰：利西南也。順而異，其道也。艱難爲故，爲升。止而異，有止之道。故爲漸。歸妹者，歸女之卦也。婦少女也。少女爲主於內，故曰歸妹。歸妹，女歸之，以其時也。故曰：動而說，所以爲歸妹也。陽在下，則動而進，故爲震。進在陰上，巳得其所，則止。故爲艮。內柔伏，故爲巽。外柔見，故爲兌。此其文皆在繫辭，或彖繫所不言，以其所言及求其所不言，則知其所以然也。

#### 河圖洛書義

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必出於河，而洛不謂之圖。書必出於洛，而河不謂之書者，我知之矣。圖以示天道，書以示人道。故也。蓋通於天者，河而圖者，以象言也。成象之謂天，故使龍負之。而其出在於河。龍善變，而尚象者，天道也。中於地者，洛而書者，以法言也。效法之謂人，故使龜負之。而其出在於洛。龜善占，而尚占者，人道也。此天地自然之意，而聖人於易所以則之者也。

#### 諫官論

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古之道也。所謂貴者，何也？公卿大夫是也。所謂賤者，何也？士庶人是也。同是人也。

或爲公卿，或爲士，何也？爲其不能公卿也。故使之爲士，爲其賢於士也。故使之爲公卿。此所謂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也。今之諫官者，天子之所謂士也。其貴則天子之二公也。惟三公於安危治亂存亡之故，無所不任其責。至於一官之廢一事之不得，無所不當言。故其位在卿大夫之上，所以貴之也。其道德必稱其位，所謂以賢也。至士則不然，修一官而百官之廢不可以預也。守一事而百事之失可以毋言也。稱其德則其材而命之以位也。循其名，俸其分，以事其上而不敢過也。此君臣之分也。上下之道也。今命之以士而責之以三公士之位而受三公之責，非古之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也者，所以正分也。然且爲之非所謂正名也。身不能正名而可以正天下之名者，未之有也。桀蓋爲士師，孟子曰：似也。爲其可以言也。竊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有官守者，莫不有言責。有言責者，莫不有官守。士師之諫於王是也。其諫也，蓋以其官而已矣。是古之道也。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能諫，諫之不恭，則有常刑。蓋自公卿至於百工，各以其職諫。則君執與爲不善，自公卿至於百工，皆失其職，以阿上之所好，則諫官者乃天子之所謂士耳。吾未見其能爲也。待之以輕而要之以重，非所以使臣之道也。其待已也輕，而取重任焉，非所以事君之道也。不

得已若唐之太宗庶乎其武可也雖然有過而知命者果以爲可乎未之能處也唐太宗之時所謂諫官者與丞弼俱進於前故一言之謬一事之失可救之於將然不使其命已布於天下然後從而爭之也君不失其所以爲君臣不失其所以爲臣其亦庶乎其近古也今也上之所欲爲丞弼所以言於上皆不得而知也及其命之已出然後從而爭之上聽之而改則是士制命而君聽也不聽而遂行則是臣不得其言而君專過也臣不得其言士制命而君聽二者上下所以相悖而否亂之勢也然且爲之其亦不知其道矣及其諄諄而不用然後知道之不行其亦辨之晚矣或曰周官之師氏保氏司徒之屬而大夫之秩也曰嘗聞周公爲師而召公爲保矣周官則未之學也

## 伯夷

事有出於千世之前而賢辯之甚詳而明然後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見獨識遂以爲說既失其本而學士大夫共守之不爲變者蓋有之矣伯夷是已夫伯夷古之論有孔子孟子者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辯之反復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舊惡求仁而得仁陳于首陽之下遯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遯紂居北海之濱目不視惡色不事不肖自世之師也故孔孟皆以伯夷遯紂之惡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陳而遯不自降辱以待天

下之清而號爲聖人耳然則司馬遷以爲武王伐紂伯夷叩馬而諫天下宗周而恥之義不食周粟而爲采薇之歌韓子因之亦爲之頌以爲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是大不然也夫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病紂而尤者伯夷也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則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邪及武王一奪太公相之遂出元元於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何哉蓋二老所謂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濱而趨文王之都計亦數千里之遠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邪抑來而死於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邪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且武王倡大義於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獨以爲非豈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與不仁也紂之爲君不仁也武王之爲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紂以待仁而後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則伯夷何處乎余故曰聖賢辯之甚明而後世偏見獨識者之失其本也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列齒獨太公哉

荆公論議第三卷

論議

三聖人

周公

子貢

楊孟

村論

命解

對疑

三聖人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之爲名，道之極，德之至也。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此大賢者之事也。賢者之事如此，則可謂備矣。而猶未足以鑒聖人之聖。聖人之高，以聖人觀之，猶太山之於岡陵，河海之於放澤。然則聖人之事，可知其大矣。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蓋聖人之事也。德苟不足以合於天神，明苟不足以合於日月，吉凶苟不足以合於鬼神，則非所謂聖人矣。孟子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夫動言視聽，苟有不合於禮者，則不足以爲大賢人。而聖人之名，非大賢人之所得擬也。豈隘與不恭者所得僭哉？蓋聞聖人之言行不苟而已，將以爲

天下法也。昔者伊尹制其行於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退。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此其流風末俗之弊也。聖人患其弊，於是伯夷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治則進，亂則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聖人又患其弊，於是柳下惠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遠遯而不怨，距窮而不懼。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多汙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勝，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矣。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於天下，曰：可以遠則述，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然後聖人之道大具，而無一偏之弊矣。其所以大具而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爲終始也。故伯夷不濟，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濟，不足以救伯夷之弊；聖人之所以能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弊於天下耳。如皆欲爲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則惡在其爲聖人哉？是故使三人者當孔子之時，則足以爲孔子也。然其所以爲之清，爲之任，爲之和者，皆其豈滯於此一端而已乎？苟在於一端而已，則不足以爲於人也。豈孟子所謂聖人哉？孟子之所謂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者，亦言其時爾。且夏之

道豈不美哉而殷人以爲野殷之道豈不美哉而周人以爲鬼所謂臨與不恭者何以異於是乎當孟子之時有教孟子于枉尺直尋者有教孟子于權以援天下者蓋其俗有似於伊尹之弊時也是以孟子論是三人者必先伯夷亦所以矯天下之弊耳故曰聖人之言行豈苟而已乎以爲天下法也

## 周公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獻周公之言曰吾所執勢而見者十人是勢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于有餘人是該周公之所爲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爲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爲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序於黨立序於遠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爲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等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爲周公乎且聖世之事各有其業講過習藝惠日之不足豈暇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贏之徒也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者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爲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擅者大賢與則周公豈唯執賢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爲擅也子產聘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

不知爲政蓋君子之爲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從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爲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或曰仲梓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聞室不敢自憚豈爲其人之仰標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荀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寧荀卿以爲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信矣

## 子貢

子讀史所載子貢事疑傳之者矣不然子貢安得爲儒哉夫所謂儒者用於君則愛君之憂食於民則惠民之惠在下而不用則修身而已當堯之時天下之民患於洪水堯以爲憂故禹於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而不省其子也回之主天下之民患有甚於洪水天下之君憂有甚於堯然回以禹之賢而獨樂陋巷之間曾不以天下憂患介其意也夫二人者豈不同道哉所遇之時則異矣蓋生於禹之時而由回之行則是楊朱也生於回之時而由禹之行則是墨翟也故曰賢者用於君則以君之憂爲憂食於民則以民之患爲患在下而不用於君則修其身而已何憂之與哉夫所謂憂君之憂惠民之惠者亦以義也苟不義而能釋君之憂除民之患賢者亦不爲矣史記